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維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漾漾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誦于長沙去今十有餘歲矣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為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過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隆爾蘇公論其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高熙年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

百二金書
缺為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僅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
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
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傳職
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
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所
擇而其蘊蓄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長沙黃
寶序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傳職

保傳

連語

輔佐

問孝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城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修政語上

修政語下

卷十

禮容

胎教雜事

立後義

新書卷一

漢 雒陽賈誼撰

過秦上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仕。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裴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

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蒼蒼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摯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

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擒者。其揀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弗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糜沒矣。故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竊口而不

言是以三王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袵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驚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剋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削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至今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為

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下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其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足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少。尠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

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襁褓之憂。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稱為大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喪其憂。凶饑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離。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礪。而予射子。自禍必矣。

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夭將何失。於實無喪。而保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異此。

藩疆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勿迫臨。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馬。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

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於宇守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搗。身固無聊也。失令弗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癰也。又苦跖盤。上古癰字下古庚字與盤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無或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癰也。又苦跖盤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纖履躡夷。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臈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

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畫。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眾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

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用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循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位。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眾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陛下即不為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橐立而服強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為禁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強匈奴為鄰。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